

新跨越
孤铎·著

GUO
WORKS

之
保护皇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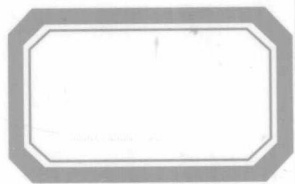
MANCHAO
FENGHUA
ZHI BAOHU HUANGSHANG

下

朝堂上，你奸诈的面孔；
江湖中，你阴险的手段，
将我的心推至很远——
我以为，这便是厌恶。可到后来，
你心里掩埋的深情却足以将我淹没。

满朝
风华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之
保护皇上

MANCHAO
FENGHUA
ZHI BAOHU HUANGSHANG
①

满 华 朝

孤
铎
·
著

GU
BO
WORKS





礼尚有往来

第四十三章

MANCHAO
FENGHUA
ZHU BAOCHUANGSHANG

“将军，我怎么觉得这艘船上的人并不是望侯的人？谁不知道，焰城兵一向仗着自己居功至伟，不将旁人放在眼里，尤其看不起我们京军，如今怎么会这么好说话，让他们提供证据便提供证据？”刘刚心思缜密，又一直旁观，心里头已有了些许怀疑，“再者，仔细想想，卑职也觉得大将军派人千里迢迢送一名妓子去楚国有些牵强。”

“哦？”正在外边翘首以盼的傅离子听了刘刚的话，不禁眼前一亮，心思又活泛起来，“他们若不是江望寒的人，那就更好办了！”他现在巴不得这拨人有什么问题，这样他就能正大光明地把他们打压，将佳音姑娘抢到手里来，“怎么还不出来？”一想到此，傅离子越发雀跃。

倒是小船上的人提醒道：“傅将军还是把眼睛睁大点好，别到时候只剩一艘空船才是。”

傅离子顿觉有道理，忙对刘刚道：“给我看紧了，可不能让他们跑了，一只苍蝇也不许从画舫里头放出来！”

“谁要跑了？”正说着，却见凌书南从里边走了出来，自信满满道，“大将军送给我家姑娘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家姑娘又受了伤，行动自然慢了点，怎么，你们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吗？”

船上人笑道：“听姑娘的口气，莫不是信物找到了？”

凌书南将自制的百子玉托在手掌心，“这个自然。榴开百子、双鱼朱雀、三朵

焰火，这枚青玉佩上刚好就有你说的这一切。”

“哦？”船上人显然不信。

凌书南成竹在胸，“你若不信，给你瞧瞧便是。不过有一点，你只能看不能碰，这可是御赐之物，我家姑娘可不想别人的脏手碰到它。”她当然不能让别人碰，因为时间仓促，她没来得及做其他处理，只要别人伸手一碰，立马就会发现百子玉的真正质地。

凌书南将自制的百子玉交给随后跟上来的君由绛，由他小心托着，跳到小船上给船上人瞧。君由绛下到小船上，方看清船上立着的是一名三十多岁、器宇轩昂的壮实汉子，那汉子将火折点起，凑近了看那枚百子玉，正面是石榴子的浮雕，每一颗果实和枝叶都细致地雕刻出来，生动逼真，底下托着的双鱼纹则线条流畅自然，好似一气呵成，整个玉佩看起来，色泽均匀艳丽令人爱不释手，而那背面的三朵焰火更是栩栩如生，偏巧从朱雀鸟嘴中吐出来，越发令人觉得布局精巧。而那不过绿豆大小的焰火中，还真各自嵌了一个字，他凝神细看，却是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写着“江望寒”三字。

这玉佩极为精致，那人忍不住就要伸手去把玩，还没触碰到，君由绛的手就往后一收，道：“现在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吧？”

那人意犹未尽地盯着那枚玉佩，忍不住抬起头看了一眼神采飞扬的凌书南，自语道：“这玉佩，还真有些意思。”

君由绛又纵身一跃，攀上傳离子的大船，将那玉佩展示给他们看。

刘刚和傅离子细细看了两遍，刘刚忽然凑向傅离子的耳畔低语了一声，傅离子当即眉眼大开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哈哈，这玉佩根本就是假的！”

凌书南皱眉道：“喂，百子玉上该有的东西都有了，你凭什么说是假的？”

“因为这玉佩上有了不该有的东西！”傅离子道，“方才船上那位兄台说了，百子玉是楚太祖皇帝赐给江望寒之父江冥的，既然是这样，又怎么会在玉佩上刻‘江望寒’三个字？天下人皆知，江望寒的名字乃是文昌侯给他取的，那时候江冥早就死了，所以你这枚玉佩只可能是假的。”

“咣当……”凌书南差点晕倒，她方才没有想太多，只是听那人说焰火上有三个字，她总不能刻上“我爱你”这样的话吧？所以灵机一动，便把江望寒的名字刻上了，万万没有想到会一个跟斗栽在这三个字上。

“来人，船上人不仅冒充望侯亲兵，更窝藏燕国奸细，全部给我抓了！”傅离子扬声道，说完，又连忙补充道，“男的格杀勿论，女的给我小心拿下，少一根头

发，我拿掉你们的脑袋。”

凌书南背后的酆天霄抹了一把汗，这女人还真是“聪明”得可以，又得让他出来擦屁股了。

酆天霄正准备命君由绛亮出身份，却听小船上那人说道：“慢着！我看那枚玉佩的确是江望寒之物，这位姑娘，说不定真的是江望寒的女人。”

傅离子觉得有些烦了，不禁冲着底下喊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立场能不能坚定点？你一时站在这边，一时站在那边，你想干吗？！”他的耐性已经被消磨殆尽，也顾不得眼前这些人是真的焰城亲兵还是假的，总之，他只能让他们成为假的。

“本将军认定他们是逆贼便是逆贼，来人，拿下！”

傅离子话音刚落，船上那人忽然纵身一跃，跳上了画舫，他下盘极其有力，落在甲板上时，使得原本四平八稳的画舫也左右晃了晃，“哈哈，我倒要看看谁敢乱动！”那人面向傅离子，叉腰爽朗大笑。

君由绛这会儿是真的看不懂了，今晚上都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啊？

哪知那人一现身，正要挥刀袭来的刘刚忽然瞪直了眼，“大……大……将军！”

傅离子抢过一旁的火把，定睛向船头望去，登时也傻眼了，“江望寒？！”

陡然听到这名字，凌书南和酆天霄都惊呆了，两人互望一眼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护在他们面前的壮实汉子，原来此人就是闻名楚国的龙骧大将军、望侯江望寒？！难怪此人对江望寒的事那么熟悉，可他明知道他们是冒充他的人，此刻却上来帮忙，又是为了什么？这情势逆转得让凌书南感觉在坐云霄飞车，这是在上演反转剧啊？

江望寒的大名一报，大船上的那些人哪里还敢有什么动作。江望寒一双鹰隼般的双目将众人扫过一遍，最终停留在了傅离子身上，冷笑着朗声问道：“傅将军，不知江某有没有这个资格证明他们的身份呢？”

傅离子的脸白了半边，一半是惊，一半是气。惊的是半路杀出的不是程咬金，而是江望寒，把他的美梦彻底粉碎了。气的是江望寒这人心理有极大的问题，既然一直都在，干吗不早点出来说明原委，闹这么半天，很好玩吗？

刘刚见傅离子傻在一旁，连忙打圆场，“没想到大将军在此，是我等唐突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等是奉皇命在此缉拿燕人，却不想误打误撞扰了将军。既然大将军在此，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。”他说着，连忙用胳膊肘偷偷捅了一下傅离子。

傅离子干笑了两声，“对啊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”在没见到江望寒之前，他自

是说得天花乱坠，一副不将江望寒放在眼里的样子，可如今江望寒真在这儿，傅离子哪里还有之前的盛气凌人。

江望寒道：“既然是一场误会，现在已经说明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傅将军有公务在身，还请自便。”他说着，再不看他们，转而走向与酆天霄并肩站着的凌书南。

不得不鸣金收兵的傅离子只好朝刘刚挥了挥手，准备起锚返航。然而，当他瞄到江望寒走向佳音姑娘，佳音姑娘也朝他嫣然一笑时，那笑容直让傅离子的心脏猛地一抽搐，那一刹那，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，一股热血从脑袋一直贯穿到脚底，于是他大声喊道：“等等！”见江望寒回转头来不解地望着他，他已赔上笑脸，“大将军，好久不见了，相请不如偶遇，既然我们在这里遇上，何不到船上喝几杯小酒，切磋切磋武艺？”

江望寒笑道：“傅将军，你我平素也没什么来往，何来相请一说？”倒是毫不客气地立刻与傅离子撇清关系。

傅离子被江望寒当着下属驳了面子，倒是丝毫不在意，依旧觑着脸道：“在下一直仰慕大将军威名，一心想向大将军讨教一二，大将军不会这么不给在下面子吧？抑或是，大将军觉得在下会不利于大将军，不敢赴约？”

“哈哈！”江望寒用眼角的余光扫了傅离子一眼，他的确不将这个傅离子放在眼里，也无意与他结交，可偏偏他最受不了激将之法，听傅离子这样说，当即便答应道，“几杯水酒而已，傅将军稍等，江某稍后便来。”

傅离子心下一喜，忙朝江望寒抱拳，“那在下便在船上恭候大将军了。”

刘刚心事重重地跟着傅离子进了船舱，对于傅离子的力邀百思不得其解，却听傅离子吩咐厨子道：“好好准备两份酒菜。”又问人道，“我记得有谁是齐云山人吧？唤他上来。”

刘刚心底暗暗吃惊，齐云山人最擅用春药，傅离子这是想做什么？

稍后，下属中一名齐云山人被唤了过来，傅离子迫不及待地說道：“有没有女子吃了便要求欢的药？”

那下属一怔，还是老实地交代，“有。不过卑职只随身带了一种，严格来说，算不得春药，而是毒药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女人吃了这药，并不会主动与人求欢，但想要解此毒，唯一法子就是与人交

合。倘若没有人与之欢好，半个时辰后，经脉逆行、血液倒流，一个时辰后，若是还没有人与之欢好，症状若是轻的话，便会瘫痪在床，可若是重的话，只怕当场毙命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需要男子与女子欢好，才能解毒？你竟将这样的毒药带在身上！”傅离子说道。

那兵士一听，只当自己犯了军规，扑通一声跪下，正要认罪，却听傅离子叫道：“带得好！把这药下在其中一份酒菜中，待大将军一过来，便将这酒菜送与对面画舫上去。”

佳音如今腿部受伤，江望寒必定不会动她，倘若没有人与之欢好，佳音必死无疑。也好！倘若他不能得到她，他就毁了她好了，说什么也不能便宜了那个江望寒。

刘刚再蠢笨也猜到了傅离子是在打佳音姑娘的主意，顿时紧张起来，“将军，万万不可啊，那佳音姑娘可是大将军的人！”

“那又如何？为了佳人，就算得罪江望寒，我也在所不惜！”傅离子重重一拳捶在腿上，只恨自己没有先一步认识佳音，他见刘刚和那个兵士站着不动，知道他们在担忧什么，于是安抚道，“你们放心，本将军还没活腻，绝不会做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。一旦我放倒了江望寒，你们便把他往青楼里头带，让他也抱个美人归，大家彼此扯平，彼此将生米煮成熟饭，不就互不相欠了？”

“嘿嘿！”傅离子为自己想出的绝妙好计谋而深感满意，见刘刚仍杵在那里，不由怒了，“还不快去？到底谁才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？”

江望寒走向君由绛，微笑道：“那块百子玉可以给我了吗？”

君由绛还微微有些呆滞，听江望寒问完，下意识地看向酆天霄，见他微微点头，只好递上。

江望寒一接过，便发觉了手上这枚绝对不是玉质，他轻轻一抚，还微微有些湿润，江望寒不由动容，“天地间竟有这样的能人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这样精致的东西，姑娘还真是不简单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却是面向凌书南的。

凌书南眨了眨眼，不相信道：“大将军怎么知道是我做的？”

江望寒莞尔笑道：“你嘴角和手上还有绿色的颜料呢！”

凌书南低头一瞧，双手果然沾满了颜料，她下意识地用手去擦嘴巴，结果自然是越擦越脏，惹得江望寒放声大笑。

他于是转向凌书南，一面扬了扬他手上的“百子玉”，“喏，你这块百子玉我可收回去了，作为等价交换，这枚便是你的了。”说着，一面从腰间解下一块玉佩交到她手上。

凌书南下意识地接过，乃是一块墨绿色的玉佩，温润细腻，手感极好。正中央榴生百子、底下双鱼纹、背面朱雀鸟，正是他之前形容的那块玉佩，虽然形貌不同，布局结构却和凌书南所想的十分相似，颇有些巧妙。然而，凌书南反转来一看，顿时发现，“咦，这上面没有火焰啊！”

“哈哈，那是我自己随口加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你还真拿出来了。”江望寒高兴道，“我很喜欢。”

“……”凌书南连忙把手中的真玉佩送回江望寒面前，“可是，这个既然是御赐之物，又有那样的寓意，我可不敢收。”

“姑娘，你别忙着拒绝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也不是没有想赠与的人，可是每当我鼓起勇气想要迈一步时，不是佳人已逝，便是被人捷足先登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倘若当初我能够再主动点、直接点，是不是今日也不会孤身一人，所以我对自己说，倘若能再让我遇上对的人，一定不再放过！”江望寒拦住她，晶亮的双眸在大红灯笼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明媚，“我只怕这辈子再寻不到这样的机会，却没想到竟能在此遇上……”

凌书南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她再迟钝也知道江望寒这话里的意思，她唇角一扬，十分尴尬地干笑起来，“大将军，我们好像才见第一次面……”她心说，莫不是大将军连年征战，连母猪也没怎么见过，更别说女人，所以一见了自己便心动了。

“是，可是见到你的那一瞬间，令我想起一个人。”江望寒似是想起往事，“明明你们截然不同，可你说话的时候，不知为何我会想起她。是了，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也把她当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姑娘，你说，这一切是不是一个轮回？冥冥中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凌书南手中的玉佩忽然被拎了起来，匆匆塞进了江望寒的怀里，只听一酥麻娇脆却实在有些瘁人的声音说道：“冥冥中注定无缘。”说话的正是酆天霄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忽然杀出来，刻意用假嗓子说话，虽然不至于难听，但憋着一副实在有些妖孽的声音，还是把凌书南吓了一跳。

酆天霄朝江望寒扬眉一笑，“多谢大将军美意，只是我们受不起。”

江望寒道：“姑娘误会了，这枚玉佩并非给你的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她是我的！”酆天霄看了凌书南一眼，见她瞪大眼睛瞅着自己，

忙补充道，“是……我花了五百文买回来的，很好用，不卖。”在江望寒出声前，酈天霄很坚定“妩媚”地说道，“多少钱也不卖。”紧跟着横了凌书南一眼，目光犀利如剑——还不进去？！

凌书南回瞪了他一眼，虽说她早心有所属，终究是要拒绝江望寒的，可是突然有这样一个英武的大汉向自己示爱，是个女人都会兴奋吧？偏偏酈天霄就是见不得她好，连让她与江望寒好好说话的机会也不给。

酈天霄一手拉着悻悻的凌书南，将她往船舱里拽，尚未走几步，就觉背后疾风一扫，江望寒的人影已挡在两人面前，“姑娘请留步，江某白白担了个虚名，难道姑娘不应解释一下？”江望寒环看四周一圈，向酈天霄淡淡一笑道，“看得出来，姑娘才是领头人，而姑娘船上的这些人也绝非普通的艄公奴仆，姑娘只怕更是深藏不露吧？”

凌书南心道，“她”要是露一下，估计你就要晕了。

酈天霄回眸笑道：“大将军好眼力。不如大将军猜上一猜，反正旅途漫长，正好猜谜解闷。”他也不急着说破，只是刻意卖着关子，说着，还不忘朝对面的大船瞅了一眼，“傅将军还等着大将军去饮酒呢，说不定，一会儿将军就想起来了。将军放心，反正我们也跑不了的。”他说着，便一瘸一拐地进了画舫，当然还不忘拽上凌书南。

“为何不告诉江望寒我们的真实身份？倘若能与他结盟，大业岂不……”

君由绛话音未落，便被酈天霄打断道：“是，若能与他结盟的确不错，可你别忘了，楚国真正拍板的是楚皇上官凛。江望寒手握重兵，本就为上官凛所忌惮，倘若我们与江望寒结盟在先，说不定会起到反效果，反而迫得上官凛与皇叔联合。”

君由绛心道，什么反效果，不就是瞧见江望寒看中了凌书南，若是亮了身份，万一向你讨人，你不好不给吧？他讷讷应着，忙拣另一话题问道：“那我们的船呢，可要趁机登岸？”

“不忙，继续往东走，反正我看一时半会儿，那个姓傅的家伙也不会轻易离开。这样也好，正好有他和江望寒互相牵制，反倒能帮我们保驾护航。你们只需警醒些，待我的伤好些了，再伺机而动。”酈天霄虽然不爽，却也意识到目前情势并不算坏，是以只想了随机应变的法子。

凌书南在一旁不解道：“傅离子不是比大将军职位低吗？怎么还敢继续找我们

的麻烦？”

她不提还罢，这一提，酆天霄不禁冷哼道：“还不是因为有些母猪气味太重……”

母猪？凌书南正思索着他这句话的意思，就听门外舁公道：“小姐，后边船上的傅将军托人送来酒菜。”

酒菜？凌书南眼前一亮，肚子立马配合地咕咕叫了起来，连忙说道：“送进来，赶快送进来！”

酆天霄婉拒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已经有人打开了门。酆天霄无语地看着很是开心的凌书南，尤其是当两个兵士捧着酒菜上前时，那女人的眼睛都直了。

兵士道：“我家将军特命卑职送上消夜，估摸小姐是南方人，想必是喜欢清淡口味的，所以特意命厨子留意了，这酒也是香甜糯米酒，消夜最好。”

“糯米酒？好啊，我最喜欢了，确实是消夜最好，要是再打个荷包蛋、来点汤圆，哇，人间极品。”凌书南说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慌不迭地把兵士手中的托盘接过，自顾自地先给自己盛了一碗，惹得那兵士侧目道：“我家将军是送与小姐吃的。”凌书南只好把碗推至酆天霄面前，才又给自己盛上。

君由绛于是打发那兵士道：“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那兵士不禁为难道：“我家将军说了，要卑职见小姐亲口吃了，觉得味道如何、咸淡冷热是否合适，好去回禀，便知晓明日该命厨子如何改进。”

“哦？”酆天霄眉毛一扬，见那兵士站着不走，只好端起碗来抿了一口，道，“口味不错，刚刚好。”

那兵士非常高兴，忙道：“小姐再吃点菜。”

那边凌书南一听口味不错，眼睛都直了，端起碗就往自己口里送，唇还没碰到碗壁，酆天霄一挥手，便将她的碗夺了过来，冷笑道：“真是没规矩，几时轮到你吃了？”

凌书南朝他瞪直了眼，虽说酆天霄说话一向刻薄，但这几日她与他同吃同“宿”，并没讲什么规矩，也没见他说什么，怎么她正饿得头晕的时候，他的名堂就来了，她于是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不喝酒，我坐一边去，光吃白米饭总行了吧？！”

哪知她的手还没有拿起饭勺，就被酆天霄再度打掉，“行了，越发没有教养！”于是，他将好几样菜都尝了几口后吩咐君由绛道，“既是傅将军美意，这些酒菜便拿去给大家伙分了，除她之外！”他手指着凌书南，示意她就是那个例外，

“今晚你自作主张够多了，罚你不许吃饭。”

凌书南一听这个噩耗，气得牙痒，若不是当着外人的面，她恨不能立刻朝酈天霄丢碗筷了。酈天霄示意君由绛把那些饭菜端出去，凌书南弯腰端起一份，却听酈天霄重重一咳，正冷冰冰地望着自己，她不禁嘟囔道：“我又没有要吃，我是帮他拿出去也不行呀？”

君由绛见酈天霄不乐意，忙把凌书南手中的菜肴抢过来，都端了出去。

酈天霄忽然站起身，转身取了一旁搁置的茶壶递给那两个兵士，嫣然笑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算不得什么好茶，却是我沏的，劳烦转交给你家傅将军，替他谢谢他的美意。”又不满地朝凌书南呼喝道，“还不送客？”

凌书南摆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，慢吞吞地将他们二人送出去。临出门时，还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桌上那一小坛糯米酒。可她一出门，便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忍不住把右手的一大把牛肉往口里塞去。嘿！凭她的小巧手，趁他不注意时偷鸡摸狗一把，还是很容易的。

凌书南回来时，酈天霄正一面喝着糯米酒，一面对君由绛道：“这个姓傅的，还真是色胆包天。不过可惜了，送饭的是些脓包，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”

君由绛一向知道酈天霄的手段，顿时明白了，“你给他的那壶茶……”

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是他算计在先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”酈天霄冷笑道，“让他先好好睡上一觉，接着痒上个七八天，等着双手把自己的皮都挠破了、挠得血肉模糊了，看他还敢不敢动什么歪心思。”

君由绛打了个寒噤，却忽然回味起酈天霄这一句的意有所指，不禁大惊，“主子的意思是，他们送来的菜里有毒？那主子还……”

“无妨，对于男人来说算不得什么毒。”酈天霄说道，他一向擅毒，糯米酒刚刚入喉就尝出了端倪，“只不过，对于女人而言，一不小心倒还真的会要了命。”

正在一旁回味着牙缝间牛肉香味的凌书南忽然卡住了，“对于女人会怎样？”

酈天霄见凌书南脸色都变了，紧张地皱了眉头，“不让你别吃吗？你该不会吃了吧？”

凌书南见他眉宇间尽是怒气，不由嘴硬道：“当然没有，我……我就是问问！”

酈天霄方哼了一声，不屑道：“要是女人吃了，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与人交合，否则经脉逆行当即毙命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凌书南便奔了出去，一面用手指抠着自己的喉咙。

一旁的君由绛不由笑道：“这倒是个强行求欢的好方法……嘿，她怎么跑了……”他咧开的笑容在看到酆天霄那张铁青的脸时便僵住了。他忽然明白过来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道，完了，今天晚上的好戏精彩得似乎有点过头了！



梨花压海棠

第四十四章

MANCHAO
FENGCHUA
ZHI BAOHU HUANGSHANG

趴在船舷干呕了半天的凌书南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那该死的毒药真的发作了，总觉得自己的体温在上升，呼吸也变得局促起来，她不得不停下来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，要想保住小命，就必须得跟一个人上床，可是此时此刻，她能跟谁呢？

她的整颗心都已经被那个陪她看萤火虫、与她风雨同舟的黄昏占据，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他是她愿意将身与心都交予的男人，可是一直以来，她不过是将这份喜爱埋藏在心底，默默守护着他，她所愿的不过是他能够好好活着，仅此而已，并无其他。且不说让黄昏那样清心寡欲的人以这种方式帮她解毒，会让她有种暴殄天物、逼良为娼的负罪感，即便她肯他也肯，可半个时辰内，她上哪里去传呼黄昏来？说白了，要想活命，想要继续为黄昏集齐龙珠，想要留在这个世界，她必须得从船上的这些人当中选一个出来。

在短暂的思绪挣扎后，凌书南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来准备往船舱走。刚一抬脚，就瞧见君由绛从船舱里走出来，凌书南一把逮住他，尽量甜甜地唤他，“君大人。”

君由绛一向看凌书南不顺眼，眼见她笑得一副非奸即盗的模样，当即警觉地看着她，离了八丈远，“什么事？”

凌书南有些尴尬，虽说她是来自未来世界，对于男女之事并非那么看重，可直接向男人求欢好这种事，干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。她朝君由绛靠近了

些，说话方便点，“君大人，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。那个，我想我可能中了傅离子下的毒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……”她说这话时，双颊绯红、颇为娇羞。

可话还没有说完整，君由绛一听，就像是遭逢大变一样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她，“你找我?!”两只手不停地向凌书南作揖，都要拱到天上去了，连忙打断道，“啊，我什么也没听见，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。”

“喂!”凌书南见他转身欲逃，顿感不解，忙拉住他。

君由绛却像遇上瘟神一样，死命地挣脱，“姑奶奶，我求你了，我还想多活两年呢。”

“大哥，好像是我中毒，又不是你中毒，你至于这么大反应吗?”凌书南万没料到君由绛是这样一副表现，搞得她好像是得了什么传染性病似的。

“不，大姐，大姐，我求你了，你找别人吧，我……我不行的。”君由绛急坏了，生怕拉扯的当口被酆天霄撞见或是听见什么，那他就真的是死定了。一挣脱开，就慌不迭地往房间里头奔，还不忘把门闩奋力插上。

凌书南呆立在当场。虽说阿南的模样算不上倾国倾城，可能令孙玉钦痴迷成那样，相貌、身材也没那么差好不好?八成是他不举抑或是喜欢男人吧?凌书南叹了口气，只得寻找他人。

船尾一艄公正倚靠着桅杆抱膝而坐，低着头若有所思。凌书南走上前，见他正把玩着一串紫红色珠子串好的手链，在夜色下，那一串手链发着幽幽的雍容虹光。一个大男人居然会戴个串珠手链，凌书南有些好奇，不禁停住了脚步，多瞄了两眼。

艄公点了点他身旁的空地，不痛不痒道：“坐吧。”他这声音太特别，凌书南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

“你不是……”见他朝自己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慌忙把后边的话咽了回去，只在他身旁坐下。

那艄公正是白日里见过的燕国国主燕月生，没想到他也在船上，还装扮成了艄公。还真的被傅离子言中了，船上真藏着燕人。

燕月生淡淡道：“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凌书南冲他摆了摆手，扭头看他的时候，忽然吓了一跳，月光下，只觉他的脸庞好像是干涸的土地，有着一道接一道的裂纹。

凌书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那低着头的男人忽然道：“吓着你了吧?”

老实说，在大晚上猛地看见此景，的确有些瘆人。凌书南慌忙拾掇好心情，

应对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啊，你是要去楚国吗？你去做什么呀？”她大脑一时短路，只好寻些别的话题避免太尴尬。刚一出口便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废话，燕国国主乔装进入楚国还能做什么，当然是伺机搞破坏、颠覆楚国呗。

她想着燕月生必定不会理她，却听他冷不防蹦出两个字来，“抢亲。”

“抢亲？”凌书南虽然不明白，想象力倒也不算弱，联想起近日楚皇大婚，她忍不住问道，“你要抢的该不会是楚国的皇后吧？”堂堂一个燕国国主总不可能去抢平民百姓的。

燕月生并不回答，算是默认了。

“你要抢的还真的是……”凌书南一时激动，声音不禁大了好几倍，她慌不迭地掩住口，心里却是再难平静——他还真的是去抢楚皇皇后的，怪不得楚皇对他围追堵截，原来早知道他会有此举。

凌书南不禁摇头苦笑，你说这些王孙公子怎么就这么不肯消停，没上位的天天想着如何篡位，在位子上的则要么惦记着别人的老婆，要么算计着别人的地盘，总之，就得找些刺激的东西玩玩。凌书南两腿一伸，“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明明可以好吃好喝好好享受的，非要折腾自己折腾别人，有意思吗？”

“不是折腾，只是放不下。”燕月生摩挲着手上的那串手链，凌书南凑过去瞅了一眼，“定情信物啊？看起来好像很值钱的样子。”

燕月生忽然身躯一震，目光久久地流连在她的脸庞上，凌书南被那双眸子盯得心里发毛，他紧绷的身体却忽然松弛了几分，凌书南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也不知怎么，刚才我竟觉得你像她。”燕月生自嘲般笑道，“可是，怎么可能呢？也许，是我太想她了吧？”他垂下头看着手链，幽幽的紫光在皎洁的月色下显得格外璀璨，“她曾说过，每当看到这个手链，她就会知道，我与她都在看着同一轮明月，都在彼此思念着对方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，喑哑的嗓音在这样的夜色下，就好像带着独有的哀伤与浓情。凌书南侧身看他，竟不再觉得他的脸可怖，甚至觉得，倘若忽略掉那些裂纹，只瞧他脸的轮廓，便已是完美得无可挑剔。她能感觉到他在毁容之前绝对灼灼其华、仙姿雅容，是个绝美得令天下女子仰视的男子，不知他与楚国皇后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。

凌书南不知不觉竟被他打动，即便他什么也没说，她不禁偏着头看他，“我真的像她吗？有机会我还真想见见她。”

君由绛的右眼皮剧烈地跳动，直觉告诉他，今晚诸事不宜，还是早点睡觉吧。他刚把衣服脱掉，还没滚上床，就听见门咣咣直响，君由绛心道不妙，只想装死，哪知敲门声仍旧不止，君由绛生怕惊动了其他人，只好道：“已经睡下了。”

只听门外边响起粗吼，“开门！”是酆天霄，一听便知其气急败坏，连女声都懒得伪装了。

君由绛心底一沉，忙滚过去开门，他只当酆天霄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正准备扑通一声跪下，酆天霄已经一瘸一拐地走进来，把门一关，压低声音道：“本王该怎么办？”

君由绛一怔，忙深吸了一口气，摆出一副倾听的姿势。

酆天霄咬牙切齿道：“那个女人居然去找燕国国主了，她还真会拣高枝攀！”

君由绛顿时松了口气，一面尽量表现出同仇敌忾的表情，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酆天霄冷笑道：“这还不算，本王从房里一出来，就见她东张西望到处找男人，到最后便一眼相中了燕国国主，这刻正费尽心思地在那儿讨好他呢，本王真是瞎了狗眼了！”

君由绛暗自庆幸，幸亏酆天霄没瞧见凌书南同自己说话，要是让太子爷知道凌书南第一个找的人是自己，那他真的不知道“活命”两个字该怎么写了。他见酆天霄黑着脸，忙安抚道：“主子息怒，其实这事未必没有转机，凌姑娘想找燕国国主为她解毒，也要燕国国主看得上她才行啊！”见酆天霄横了自己一眼，忙补充道，“卑职的意思是，燕国国主如今自身难保，只怕没那个心情寻欢作乐的。”

他刚一说完，便深深地忧虑起来了，是啊，燕国国主万一对她没兴趣，那么她还继续物色男人，那么他的危险并没有完全解除……

“哼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利令智昏的事可说不准。”酆天霄星眸中闪过一丝杀意，“若非他是一国之主，本王早就一刀过去了！”他在一旁咬牙切齿，终于忍不住说道，“不行，你寻个法子，把他给我逼走，这个船上容不下他！”

君由绛有些心酸地望着酆天霄，利令智昏这四个字安在太子殿下身上，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，他不由劝道：“主子，那可是燕国国主，你犯不着为了她把燕国国主给得罪了，再说了，就算你把燕国国主赶走，那还有别人呢……”

“是啊，外头还有个虎视眈眈的江望寒呢。就算没有江望寒，还有河望寒、海望寒，我又能杀几个？”酆天霄几乎有些无奈地苦笑起来，一拳已是重重地砸在了他坐的床板上，君由绛真怕把他的床铺砸个窟窿出来。

正说着，外边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君由绛的心猛地提了起来，已在心内

默默祈祷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可是好的不灵坏的灵，很快他就听见凌书南的声音在外边响起，“君大哥，你没睡吧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君由绛的心凉透了，他瞬间便感觉到一股寒意从他旁边直逼而来，整个人禁不住打起了哆嗦。君由绛不敢去看酆天霄的眼睛，可不用看也知道太子爷是怎样盯着自己，君由绛倍感委屈，扯着嗓子便喊道：“睡了，早睡了，别来烦我！”

哪知凌书南却不肯就此罢休，“那你能起来下吗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咦，你没关门啊？那我进来啦。”

眼见凌书南就要不请自入，君由绛慌不迭地冲过去想要锁门，可终究慢了半拍。凌书南推门进来的一刹那，背后的酆天霄却是敏捷地如只猴子般往床铺底下就势一滚。

我到底是招谁惹谁了，怎么阎王非要我三更死啊？君由绛欲哭无泪，见到凌书南的那一刹那，也顾不得酆天霄还在房间里，就朝凌书南跪地抱拳道：“姑奶奶，我求你饶了我吧！就算燕国国主没兴趣，其实还有别人啊，江望寒江大将军他一定可以的。”君由绛明知道自己这么说，听在酆天霄的耳朵里也是根刺，可他真的是别无他法了，再怎么着也不会比被凌书南挑中作为“解毒姘头”更严重吧？只要别找他，他就不会是酆天霄最痛恨的人，那就成了。

凌书南脸一拉，这男人会不会说话啊？她难道比凤姐还那个啥吗？至于吗？她把门关上，没好气道：“我不会去找江望寒的。”

君由绛哭了，“大将军不是挺好的吗，而且他还那么欣赏你，肯定会同意的。”

“就是因为 he 欣赏，我才不会去找他。”凌书南翻了翻白眼，见君由绛吓得跟只兔子一样，只好摇头道，“你放心，我对你也没兴趣，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。”

“嗯？”君由绛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忙投以问询的眼神。

凌书南顿了顿，道：“我看你也知道我中毒了，时间紧迫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麻烦你告诉我，太子爷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人啊？是温婉的、火辣的还是知性点的？喂，你说话呀！”

凌书南急了，君由绛则呆了，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梦中了，下意识地就脱口而出，“太子爷？你想搞太子殿下？”

“怎么？没戏？”凌书南见他半天没吭气，不由有些担忧，可她还是坚定地说道，“我知道他对女人要求高，可不管怎样，再难我也得试试。君大哥，麻烦你说与我听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！”